

捷克農業經濟百年史



安·伏拉·弗卡
著
新華書店發行

捷克農業經濟百年史

著卡弗拉伏·安

譯泓 謝

訂校如 珪 陳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0556.

捷克農業經濟百年史

著者：安·伏拉弗卡

譯者：謝泓

校訂者：陳珪如

發行者：新華書店

印刷者：新華印刷廠北京第一廠
(阜成門外北轅七路)

1—15,000〔京〕 一九五〇年七月初版

目 錄

導言·····	一
捷克農業資本主義發展底結果·····	五
一 捷克農業資本主義發展底基本特點·····	一七
二 捷克農業與捷克農村中未解決的問題·····	五五
捷克人民民主國家的農業及其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後的發展·····	七三

導 言

一九四八年，在布拉格舉行了斯拉夫農業慶祝展覽會，以紀念廢除農業中的奴隸制與強制勞動的一百週年；這個展覽會，顯示出了各斯拉夫民族底兄弟般的合作。

爲了按照農民早就提出來的綱領來解決一切土地所有制的問題，我們已經化費了整整一個世紀。只有在蘇聯對法西斯主義贏得偉大勝利以後，在各斯拉夫民族獲得解放以及隨之而創立了人民民主國家以後，耕者有其田才有可能實現。只有在中歐與東南歐各個新的人民民主國家的計劃經濟中，農民才能與工人一起，擺脫那阻礙勞動大衆生活底一切發展的資本主義制度與大土地所有制度所加於他們身上的一切舊桎梏。現在，它正爲我們的農民開展着改進技術的巨大可能性，開始着農村社會中生產力的

發展，開展着建立一種幸福生活的許多可能性。

現在，我們正在革除斯拉夫農業中技術上的落後與貧窮——這是各斯拉夫民族歷史上許多次失敗的原因。一百年以前，倡導斯拉夫民族合作的先驅者們，曾經夢想過各斯拉夫民族，在柯拉爾(Kolar)、斯特爾(Štef)與沙發利克(Safařík)所宣傳的人道主義與民主主義的精神下，享得自由與發展。

俄國十月革命與蘇聯對法西斯主義的偉大勝利，為建立斯拉夫民族底合作以及斯拉夫民族底聯合與兄弟友誼，奠定了堅固的基礎；這種合作、聯合與兄弟友誼，現在形成了一個和平、自由與進步底堅強堡壘，不僅僅保衛着各斯拉夫民族，而且保衛着一切愛好和平的勞動人民。一個偉大的共同理想——社會主義的理想——目前已被人民提出來。這個理想，幫助擴大已存在於各斯拉夫民族間的兄弟般的聯盟與合作，並且幫助建立跟一切人民民主國家以及全世界之自由、進步與和平的朋友們的合作。

哥特瓦爾德(Gottwald)政府與捷克斯洛伐克(以下簡稱捷克——譯者註)底人民民主政權，本着這些崇高的原則，來接觸捷克區與斯洛伐克區(按：捷克斯洛伐克係由

捷克與斯洛伐克兩區組成。以下統稱捷克區與斯洛伐克區，以別於捷克斯洛伐克或其簡稱捷克——譯者註）鄉村裏的一切技術、社會與文化方面的舊問題。這些問題現在正爲工人、農民與一切勞動人民底同胞友愛的聯盟所解決着。捷克農業中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別是最近這一時期中的發展，給了捷克區與斯洛伐克區農民一個重要的教訓。

『捷克農業經濟百年史』這本小冊子，提綱挈領地說明了捷克農民大衆在資本主義與大土地所有制統治時期所走的舊的艱苦道路，以及捷克人民民主國家新農業政策底一切原則。它也指出：從二月事件以後，革新的國民陣綫底哥特瓦爾德政府與尤流斯·杜利斯（Julius Durs）底農業法律，已經爲捷克農民大衆成就了些什麼。

本書第一部分『捷克農業資本主義發展底結果』，是一九四七年，在和陰謀顛覆政府的反動派殘餘進行鬥爭時寫的。在其中，著者試圖概括地說明：跟大地主和金融資本相結合，對農民大衆意味着什麼。

第二部分『捷克人民民主國家的農業及其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後的發展』，是著者在農業部『中央農民委員會』以及『捷克與斯洛伐克農民聯合會』所創立的訓練

農業學家的思想訓練班中，所作的一個講演底題目。

我們現在謹向我們的農業學界、『農業慶祝展覽會』的參觀者們和『斯拉夫農業學家大會』，獻上這個微不足道作品——其中，至少說出了最近一個世紀中捷克農業發展底概況、工人與農民生底共同成就的遠景、以及農村中幸福生活的遠景。

捷克農業資本主義發展底結果

在一九四五年五月的民族與民主革命中，捷克工人階級聯合了勞動人民中的一切其他部分，在我國取得了政權。我們改變成了計劃經濟的制度，而現在，我們正努力從量的計劃改變為質的計劃。在各種主要工業收歸國有之後，捷克經濟底構成也隨之有了改變。在各銀行與保險公司國有化之後，我們的銀行制度與貨幣制度在人民民主共和國中，正獲得一種新的職能。我們快要解決分配的問題了。這種分配，在政府管制之下，必需成為國內貿易與對外貿易中的生產與消費間的最簡捷和最廉價的服務。在我們的第一個兩年計劃中，我們已經擴大了國家底生產力，我們正逐漸廢除人剝削人的制度，我們正在提高人民底生活水準，以捷克底特殊方式，邁步走向社會主義。

這樣，由於解除了一切經濟束縛，清算了資本主義在政權中的地位；這個新型的民主——人民民主，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與其他各部分勞動人民的聯盟——便爲我們的農業創造了許多不能預見的發展生產力的可能性。在整個資本主義時期，我們的農業會不可避免地落後於我們經濟發展底一般步調。農業與工業、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既存的差異加劇了。小生產者在農業經濟中的被排擠與崩潰、資本底累積與集中以及大資本底滲入農業，不僅僅表現於『農民階級底分化與其廣大羣衆底無產階級化』（即所謂的『農村人口轉入城市』），主要地是表現於大資本征服小農民底各種公開的與隱蔽的形式。小農只有在耗盡他的勞動力與忍受消費不足的代價下，才能保持住表面的獨立（列寧）。

捷克農業中一百多年來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農業與工業生產力發展底不平衡，給我們留下了許多農村經濟的與社會的重大問題，雖然自從一八四八年的資產階級革命以後，從我們的工會運動、合作運動與政治性的農民運動開始起，這些問題底本質，就是以最多樣的形式以及不同的程度，表現於每一個具體農業綱領中的基本項

目，但資本主義制度以及金融資本與大地主底政權，却始終未能認真透澈地解決過它們。農村底一切舊問題，在資本主義下本是不可能獲得解決的，因為它們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底直接產物，同時也是資本主義存在底基本條件。

因此，就連分配舊封建豪紳殘餘底地產——已轉變成或發展成大規模近代資本主義地產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過去也未能解決。技術上的落後以及城鄉之間在經濟、社會與文化上的差異，在工業發展以後甚至更加深了。教授栢爾德利克博士 (Prof. Dr. Brdlik) 與一些別的農本主義 (Agrarianism) 理論家們，在其各種公式底表格中，曾向我們說明了這種落後與差異底增長，但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以數字證實着的，恰恰是和農民黨 (The Agrarian Party) 在其五十年來的政治綱領中所保證的背道而馳。近來，在另一個調查裏，舉出了許多捷克農村社會與文化落後的例證；這只不過說明金融資本底作用，以及近數十年當金融資本在捷克農村中發展時與之相伴而成長的大地產制度底作用。就是最壞的反人民的政府，也不能在當政一年中，就在鄉村造成像此地所描寫的這樣一種悲慘情景。以資本家和富農爲統治階級，如果

不砍去他們所棲息的那枝子，是不能解決捷克農民階級底與鄉村裏的一切基本問題的。因此，捷克鄉村裏經濟的與社會政治的困難，數十年來只是有增無已。那種比工業爲低的農業技術水平與農業勞動生產率，正是捷克農民階級貧苦生活水平底原因。青年的一代都從田地上逃走了。腐朽的農莊經濟制度奴役了婦女；農民到年老時毫無保障，因而他的嗣子就分派給他一部分農田，這對青年農民來說，却是肩上一個負擔，何況青年農民還要供養他的兄弟姊妹。青年農民一開始『經營』他的農莊，馬上便陷入債坑。總而言之，在舊的資本主義制度下，農民生活毫無保障，沒有前途，對未來沒有任何希望。

農本主義底思想，不能說明資本主義底內部經濟關係及其在農業中的發展。它既然支持高額的資本主義絕對地租與高額的地價，以及在理論上承認所謂『收穫遞減法則』，那它就仍然阻礙着農業生產力底整個發展。自然，在實踐上，因爲富農與地產所有者們日益大量地以資本與僱傭勞動投於農業中，他們便採用了農業機器底時加改革的生產技術，以抵禦『收穫遞減法則』。他們日益顯明地拋掉所謂『農村是一家』

那個口號的假面具，而在最近幾十年中，他們利用其在農村中的政治勢力，急切地強行撞進捷克金融資本底領域，這種農業資本與金融資本底迅速結合，成了捷克資本主義發展底特點之一。

爲什麼農本主義底『農民地產』(Peasant Estate)制度，過去沒能够、現在仍然不能夠解決土地問題，不能解決使農業和工業生產力發展平衡的問題呢？爲什麼它不能夠解決克農村技術、經濟、社會與文化的落後呢？爲什麼甚至在第一共和國當農民黨還是有決定作用的政治力量時，它仍然不能解決捷克農民階級底任何基本問題呢？對這個問題，列寧給了我們一個最明確的答案：

『全部政治經濟學，全部革命史，以及整個十九世紀政治發展底全部歷史，都教導我們：農民不是跟着工人走，就是跟着資產階級走。他必得如此。自然，這個會觸犯某些民主主義者們，他們又會認爲我是在以馬克思主義的惡意誹謗農民。農民佔着大多數，他們是勞動人民——那末，爲什麼他們不能夠走他們自己的路呢？爲什麼？』

『如果你不懂得爲什麼，我要勸你讀一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底ABC吧，讀一讀考茨基關

於這種經濟學的闡述吧（列寧在其某些作品中，曾給了考茨基以肯定的評價），想想十八與十九世紀底任何偉大革命底發展，想想十九世紀任何一國底政治史吧。這些歷史會告訴你這是爲什麼。資本主義社會底經濟關係是這樣的：它的統治力量只能是資本或者是排斥資本的工人階級。別的力量在這個社會上是不存在的。」（列寧：一九一九年「第一次全俄工人代表大會上論成人教育」）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農民階級不能在經濟上與政治上，成功地走它自己的道路。這的確是農本主義思想底基本錯誤，因爲農民階級主要是屬於小生產者階級，農民階級整個地說來，不能够在小生產者的基礎上，於他自己有利地來解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底一切問題。農民階級不能够走它自己的特殊道路，這主要是由於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底經濟關係所決定的一些理由。

農民——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小商品生產者——感到，無論如何，由於他缺乏土地，由於資本底累積與集中，由於大農場上的大生產者底競爭等等，他是忍受着痛苦的。他願意從小生產者的觀點來解決他的問題，這就意味着使工業生產力適應於農業小生

產者底生產力。如果主張『農民地產』的農本主義者想要貫徹己見，那就勢必要扭轉整個的社會發展，扭轉那伴隨工業中資本底累積與集中而發生的城市生產力的進展；那就勢必要打破大規模的生產，回復到從前的行會小手工匠的工作方式，只有這種工作方式才能與農業中小規模生產相適應——一句話，那就會是荒誕無稽，那就會碰壁。

自然，像這樣把生產方式與社會情況的時鐘撥回去，在歷史上從來沒有能持久過，這完全是不可能的。已經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有力的地位，主要是資本主義的大地主們本身的有力地位，永遠也不會讓這件事發生。姑且不談這個，從農民運動史上，我們也知道，每一個這樣的嘗試，都是剛一開始就失敗了的。被謀害的保加利亞農民領袖斯坦姆·波利熱夫斯基(Stambolievsky)底悲慘命運，就是這種事情的一個典型例子。

自然，我們也必須從農村與農業底社會結構的觀點，來觀察整個問題。這種社會結構，甚至在封建社會母體中的資本主義力量也不可免地創造過它，而且在資本主義時期也廣泛地發展過它。農民階級不是一個協調一致的階級，這個事實使得農民不可

能在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或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有一個獨立的經濟與政治的道路。從經濟意義上說，它並不是一個單一的個體。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把農村中整個農民階級，改變成許多社會性質上不相同的集團，它們在農業生產的進展上，有着不同的甚至互相敵對的地位。因此，農村就不是一家了——像農本主義的思想，以及不成文的、未成定則的所謂『土地法』所誤解過的那樣。

農業人口中，包括農業無產階級、窮莊戶或農業半無產階級、小農、中農、一些富農、以及農村中的典型的資本家——大土地所有者。這些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社會利益，都有極大的差異，僱農、半農半工的窮莊戶與貧農，都被無恥地剝削着。他們被日益增長的資本主義地租、超額剝削地租、以及他們向來缺乏的田地之高昂的地價所壓累着，於是他們就棄農而遷移到城裏去了。中農受着資本主義地底各種剝削而日益貧困化，終於破產而淪為無產階級。同時，既然他是一個商品生產者，——他的大部分生產品都送到市場上去——他就被資本主義市場的條件所逼迫，企圖在與資本家和地主的不平等的鬥爭中『提高』自己，企圖在社會階級的梯子上爬上一些，企圖

升到富農與土地所有者的地位，使他付出了辛勤勞作與降低全家生活標準的代價。這就是中農階級爲什麼永遠動搖的理由——雖然只有很少一些幸運者，他的努力獲得了勝利。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中農底絕大部分，降格而且變得貧窮了。地主與大地產所有者，在經濟上與社會上，和商業、工業及銀行資本家相伴增長。他們把資本投入工業與商業，他們與金融資本底整個組織相伴發展，且與之相結合，他們日甚一日地除剝削農民外，還剝削着工人階級。

工業底發展與資本主義市場勢力底擴張，逼得地主也耕種較不肥沃的土地——農業集約化，資本主義的地租提高了。大農場底生產技術改進了，大農場不僅在經濟上剝削小農與中農，而且，由於其經濟優勢的結果，他們在鄉村中還贏得了特殊的政治勢力。地主最後成了農民階級中主要部分底組織的與政治的發言人。那麼，有什麼農民階級底獨立運動，有什麼小生產者底運動，能够强迫近代的地主，放棄對工人階級的資本主義式的剝削所帶給他們的一切利益呢？能够逼迫他放棄其在土地上的壟斷地位，而土地又是給他以『用地租向全社會課稅』（馬克思）之可能呢？能逼迫他放棄